

◎胡玥/著

大青果

与·罂·粟·花·一起·盛开·凋·谢·



白白

北京图文传播有限公司
河南大学出版社

胡 玥◎著

大白泉毒大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毒枭自白: 与罂粟花一起盛开或凋谢/胡玥著.

-开封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81091-347-6

I. 大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46337号

出 版 人 王刘纯

总 监 制 杨长春

责任编辑 陈 静

内文设计 马东敏

插 图 马东敏

封面设计 亚 娟

策 划 大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

地址: 河南省郑州市经三路68号金成国际广场A座18F

邮编: 450008

公司电话: 0371-65388111

传真: 0371-65388229

发行热线: 0371-65388221

网址: <http://www.daheda.cn>

E-mail: Daheda@daheda.net

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

邮编: 475001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排版 河南新天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刷 河南天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次 2005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5.5

字数 136千字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81091-347-6/I · 239

定价 16.00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大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发行部联系调换)



胡玥，女，汉族，当过教师、电视节目主持人、记者、编辑、警官。现供职于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——
主要作品

长篇小说

《危机四伏》

《狭路相逢》

《守身如玉》

《大吃一惊》

诗集

《永远的玫瑰》

散文集

《为你独斟这杯月色》

报告文学集

《生命的质地》

记者手记

《黑夜有眼》
《无翅的飞翔》

电视作品

十八集电视连续剧《追踪》 改编自作者的长篇侦探推理小说

《危机四伏》

电视剧《生死瞬间》 改编自作者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为了和平》

电视系列剧《中国神探》 策划人之一

目录

152	118	82	45	1
-----	-----	----	----	---

134	101	63	22
-----	-----	----	----

第一章 一条被喂肥的『欲望』之鱼

第二章 罂粟花乘虚而入，从此把我俘虏

第三章 诱惑与占有，就像一对调情男女

第四章 买『豆子』，卖『玻璃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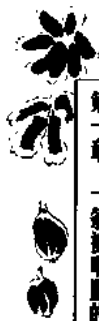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章 他研究药，我研究车。我们一拍即合

第六章 没有善始，哪有善终

第七章 死人的事经常发生

第八章 小鬼捣乱

第九章 鸟逢双木必惊飞



第一章

一条被喂肥的『欲望』之鱼

我一直在想，困苦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榨。困苦令一个人活得猥琐而全无尊严。我想反抗这卑微的命运，我想挣脱这贫穷的生活，我想将来的日子一定要让我、我的家人、我的小孩衣食无愁，我想挣很多很多的钱……

这一切的『想』都沉在我生命的暗河里。虽然我在贫困里越来越干瘪，而我的『想』，我的欲望就像一条鱼，在那条暗河里被喂得越来越肥壮。它们在不知不觉中生长，它们后来长成的样子，全然超过了我的想象和控制……



我的生命跟一条河流有关。

一条由西向东的河流，本来应该一直由西向东，可是，这条河却在我的家门口逆向反着流回去了……

祖祖辈辈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条回转倒流的河。可是，因为他们从出生就司空见惯了这条河的倒流，所以没有人在意一条河为什么会反转，为什么会倒流……

我的记忆就从这样的一条河流开始。我常常看见小时候的自己，大概刚刚会走路吧，大概也就两岁的光景。我的妈妈牵着我的小手，在河岸上走。没有人告诉我河流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流淌，可是，我一眼就看见了那打着回旋的反转。我挣脱开妈妈的手，向那个反转里奔去……

那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奔。没有人能拉住我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没有人能唤回我。妈妈在我的手挣脱了她的手的刹那，脑子一定是一片空白。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她的心里感知，可是，她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。因为子我，当我与她的生命体一旦分离，她是无能为力的。

我就像跟那个反转相汇合的另一股水，另一条河流。我是那么快地就陷进了那一片反转里。那个时候的我大脑还没有主动的意识，还不能判断自己的一切。一个两岁的孩子完全是天真和自然的，也是无知的。

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融身于那一片反转的水里。故乡有许许多多的孩子，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，在全无意识当中做了这一种融身子反转的选择。其实那也不是选择，那或许是冥冥之中真有一只手——命运的一只手，在暗处操纵了这一切。

我看见自己沉没于那一片水里。是那种一下于就沉没进去了。转眼之间，一个小孩子就没有了。远处有一只小木船漂漂摇摇在河流里。因

为水是反转着流，那个木船很难划过来救我于危难之中。妈妈眼看着我消失在一片水里，她不会游泳，她也无法搭救我。

在水里，我感觉宁静极了，就像在母腹里。我再一次回到母腹里了吗？我不可能再一次回到母腹里，可是，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河底承接着我，有一种巨大的浮力托举着我再次浮出水面……

我是一下子便浮出水面的，就像是一场再生。

岸边上站满了人。有一个男人一把就从水面上接住了我。

妈妈从那个男人的手里抱过我。她的身子抖得厉害，可是，她的双臂却将我抱得死死的。我被她箍得有些喘不上气来。我说，妈妈，你放开我，我都被你憋死了！

我的妈妈泪流满面。或许在那个时刻，她已经知道我不再是她的儿子了。我是另一个人。

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河。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流向。我本来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流向，可是，当我沉没于那一条河里的时候，我的流向已被改变。只是我无知无觉。

如果连我都无知无觉，谁还能洞晓呢？



我出生的那一年，父亲上吊自杀了。父亲跟前妻生有两儿两女，加上我，一共五个孩子全由我妈带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妈妈从没有年轻过。我长大了才知道，她的过早衰老全是困苦造成的。困苦使得一个“活生生”的人过早地“死”了。

是心死。

她每天都在给人家缝缝补补。她靠给人家缝缝补补养家糊口，糊我们这五张无底的小口，而我们从未吃饱过。那些淀粉丰富的红薯，它们

是我童年成活的惟一依赖。

而当一个人依赖于某一种东西的时候，它同时就成了你的一个负担。

我总试图逃出红薯的围困，转而能吃到别的。可是，红薯的围困有始无终……

我一直在想，困苦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榨。困苦令一个人活得猥琐而全无尊严。一个人生来带着一张口，不被按意愿填充便生出反抗。我想反抗这卑微的命运，我想挣脱这贫穷的生活，我想将来的日子一定要让我、我的家人、我的小孩衣食无愁，我想挣很多很多的钱……

这一切的“想”都沉在我生命的暗河里。虽然我在贫困里越来越干瘪，而我的“想”、我的欲望就像一条鱼，在那条暗河里被喂养得越来越肥壮。它们在不知不觉中生长，它们后来长成的样子，全然超过了我的想象和控制……

悲剧往往隐藏在悲剧里，这一点，在当时的我是不可能懂的。

而将来的日子渺茫无期。活在现时现地里的人，必须现实地度过每一天。

· 镇子上有一条街，那里有我们平日看不到的许多物质，那里热闹、丰富。小孩子是喜欢热闹也喜欢丰富的。所以，即使饿着肚子，我们也愿意去逛街。

那条街上有许许多多的小孩子，我和那些小孩子在一条街上相遇。那是一种单纯的相遇，甚至没有语言的交流，只是一个小孩子眼里的另一个小孩子。日后，这一幕，在人生的光影里却成为一种定格。几十年的陌生像显影的药液，把童年的那一张底片反复冲洗着，人生命运里的纵横交错，其实早在那条街上就被注定了……

就是在那条街上，我第一次看见了华子。当时我不知他叫华子，他也不叫我林生。我孤独地一个人站着，华子跟一群孩子在玩跳马。一



我的“想”、我的欲望就像一条鱼，在那
条暗河里被喂养得越来越肥壮。

个男孩子弯腰当马，一个接一个的孩子从他弯着的背上跳过去，没跳过去的孩子则弯下腰当马，让别的孩子继续跳。

而只有一个孩子跳技高超，他从没有弯腰当马被别的孩子跳过。

可是，当他再一次奔跳的时候，突然就像马失前蹄那般前倾着扑倒在地……

一群孩子呼啦啦就把华子围上了。

是华子趁那个孩子全无防备的时候，给他使了绊子。

被围住的华子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，而他的眼睛一直四处乱转着寻找脱身的机会。那时，他的眼睛就落到了我身上。

我其实一直不知那一天，华子到底跟那一群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只是远远地看见他望我，然后，我听见他大声喊，哥！你快来呀，他们要打死我！

华子趁一群孩子转身朝我看的时候，泥鳅一般溜到了我的身后。

一群孩子呼啦啦就把我和华子围到了中间。

其实华子只是从单一的被包围，转移为有我陪伴着的被包围，但那种被困的感觉却大不一样了。我成了华子的一堵墙。他躲在我的身后嚷嚷着，你们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哥会揍扁你们！

那一天，那一个时刻，如果小女孩慧没有出现，我真难以想象会是什么一种情形。因为我不可能揍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而我倒是有可能被他们揍个稀巴烂。

那是我最早经历的一场一触即发。就像一个人眼瞅着火药捻儿点燃了，却束手无措，甚至连逃都无处可逃。

我只有等待着。下一刻发生什么就是什么。或许那就是潜在我生命里不可回避的一场劫难。

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女孩轻轻缓缓、缓缓轻轻地朝我们走过来。她就像天边一朵美丽的云彩，当她现身之际，那凝在头顶的大片乌云全部

悄然遁去……

喧哗一下子停止了。

周围一片宁静。

只有一个小女孩无声地行走着。男孩子们的目光直投向那个女孩子。那个女孩子怯怯地看着每一张愤怒得有些变形的青春面孔。女孩子的那种怯就像冷却剂，令所有正在火头上的男孩子慢慢息了火气。

女孩子走过去之后，就站在很远的地方不肯离去。

不知哪一家的大人喊娃仔吃饭了。先有一个小孩子扭身走了，然后一群孩子也都纷纷无声地走了。

小街上只剩下我和华子，还有远处的小女孩。

我看了一眼华子，没理他。我走到离女孩不远的地方停下来。女孩看着我。我看着我的脚，我的脚上没有鞋子。

女孩也看我的脚。她看到我的脚上没有鞋子，就冲我笑了笑。

我也笑了。

华子站在远处。我们三个人站成一个三角形，华子也在笑。

我们三个都笑起来。

3

我想，我一定就是从那个时候爱上那个小女孩的吧。

那个小女孩叫小慧，是把我从河面上救上来的那个男人的女儿。小慧后来做了我的同桌。我们一直两小无猜地一起上学放学。而真正地对她生出爱恋的心，是在上初中的时候。我们上台演出，小慧看见我脚上穿着一双露出四个脚趾头的烂胶鞋，一口气跑回家跟他爸要钱，给我买了一双军绿鞋，赶在演出前悄悄塞给了我。

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爱情礼物。

如果生活不出现变故，如果我不离开那个小镇，我们应该是多么相爱的一对恋人啊！

我们家的生活越来越无法支撑下去。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看见妈妈纳鞋底的手淌着鲜血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妈妈说，我的眼睛看不清针脚了，我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……

我在那一刻才发现，40岁的妈妈已然风烛残年了。

我是多么地心疼妈妈呀！

我的青春期陷进一种焦思、忧虑中，我不知该怎样把妈妈、把自己从生活的苦难里解脱出来。放学以后我时常在镇子上游荡，那时候，我就看见华子跟他哥站在小卖店的门口。

我在小卖店门口的对面站住。我想，如果我也能开一家这样的小卖店，我妈就不用再给别人纳鞋底了。每当想到我妈那满手的鲜血，我真的是心如刀绞。

华子从小卖店走过来。华子说，你看你那傻样儿，呆呆地站着干吗？到我哥的小卖店坐坐吧。

我说，你才傻样呢！怎么，你不上学了？

华子说，小卖店进货缺人手，我现在帮我哥去外地进货呢。说完，华子从脏兮兮的口袋里掏出一根揉皱的烟递给我。

我没接他的烟。我问他，你哥要是还缺人手，告诉我一声，我也不想上学了。

我从来没有想过不上学。我喜欢读书，我知道只有把书念好了，我才可能有好的前程。可是，我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想都没想，就跟华子说我不想上学了呢？

其实，人生的许多重大决定，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。许多事，也并没有经由我们的大脑。大脑，在通常的情况下，是一架谎言的机器，它为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做着合理的解释。那解释是为了哄骗拥



有这个大脑的人，心安理得地度过每一天。因为生活里的许多真实是我们没有勇气面对的。大脑提供假象，而心提供真实。

是我的心告诉我，我只有辍学，才能救我妈，救我自己，救我的家。惟有一颗心是不经由大脑操控的。

说完这句话，我身上出了一层虚汗。因为我只是妄说，我无法预料这个决定将跟我的一生命运相关。

我的一生，就在这一念之间被自己决定了。

当我把辍学这件事告诉小慧的时候，我没想到小慧哭得那么伤心。小慧说，生哥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梦想着我们考上同一所大学，同一个班级，我们还坐同桌……这是我的一个梦想。

我握住了小慧的手。我知道，我让她的梦想破碎了。

我们手牵手走在小镇黄昏的郊外。

风吹过山峦，吹过树林，吹过田野，吹过我们。我们两个人谁也没说一句话，默默地攥着手，真怕某个瞬间彼此把对方给丢了……

在我的一生中，只有那个黄昏是宁静的。

宁静透了。

那种宁静短暂而永恒，再也没有重现过。

我辍学的当年，先是帮华子的哥哥到江浙一带进货，奔波于大江南北。而正是那个年代，涌动于大江南北宽街窄巷的中国人，当时被西方媒体形容成“蚂蚁”。这个词包含的意义是渺小、灰头土脸、营营碌碌。这群“蚂蚁”只穿四种颜色的衣服：灰、黑、蓝和军绿；再配以宽松得近乎邋遢的式样，每个人都散发着霉气。他们最常穿的衣料叫“的确良”，他们认为最有品位的服装款式是中山装。白衬衫既昂贵又“高档”，得花七八元才能买到。“名牌”这个概念，对他们而言，指的不是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，就是熊猫牌收音机。每天，人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，骑着一模一样的自行车，带着一模一样的表情，甚至连家里的饭桌和墙

上挂的画，也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张扬个性？想与众不同？那可是性命攸关的冒险。

每一年，这个世界都会发生很多事。1978年，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狂飙，第一个试管婴儿在美国诞生……最重要的是，从流行时尚角度来说，喇叭裤杀入中国，女性时兴烫发……

那个“他们”就是我，还有与我一起涌动的人流……

而涌动着就是正在变动着变化着，时刻充满着生机。

我是并不自知地奔走于那个潜在的生机里，渐渐有了一些周转资金后，我就自己单干了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下海经商是最时髦的一个词儿，全民都疯了一般做买卖。当时有一部分人不摸时局，站在岸上观望，错过了最好的挣钱机会；有一部分人富于冒险，看见大海先跳下去扑腾几下再说。这些人大部分都发了。其中不乏从深牢大狱出来后生活无着无落的一帮人，他们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当然，在那个大潮中，也有把自己淹死的，这是免不了牺牲。我则是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下海，下得浅，沾了点小光，浑水摸鱼小发了一点财，靠从一地倒腾点商品到另一地卖，赚个差价，几趟下来，我便积累了10多万元钱。那一年我21岁。

对于我这种从小吃不饱、穿不暖、靠红薯果腹长大的孩子，手里攥着10万块钱，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。倘若用这笔钱在小镇上开个小门市，跟小慧结婚生子，也该知足常乐了。可是，人的贪欲是无限的，有了10万，还想着20万……

我就是在原始的这一份贪欲里不知不觉地迷失了。那之后，华子的哥哥跟华子，还有几个买卖上的朋友约我合伙做药材生意。我们成立了一个药材经营部，我把那10万块钱全部入了股，满心期望有更丰厚的回报。可是，没承想出师不利，华子的哥哥他们首次去进罂粟壳和假熊胆就被人赃俱获。整个经营血本无归啊。

我没被抓进去要感谢华子的哥哥始终没有供出我，而我也不能再在小镇上呆下去了。

那正是小慧大学毕业的那一年。我去跟小慧道别，小慧再次哭得像个泪人儿一般。她说，生哥，你不要把我忘了，你不要不回来。无论你走多远，我都会一直等着你……

我的内心充满悲伤，我拥着小慧，在心里发誓：当我有一天混出个人样儿，我一定要把小慧接出去，我们要长长久久地过一生。

可是，我没想到，我竟辜负了小慧。我更没想到，那竟是我今生与小慧的永别……

妈妈已经双目失明。我守着她默默地坐了一夜。我想，我的初衷是孝，而我其实不孝。她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却离开了她……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走出了家门。

门前的那条河无声地倒流着，我立在那个倒流的漩涡处，心里空空荡荡的。我不知那条河水原本来自哪里，后来又流入什么地方了。而河水无论怎么流都有既定的河道，可是人没有。我不知我将走向何方。

我一个人踏上了孤独之旅。

站在小镇的郊外，多年以前那个宁静的黄昏很美很美地回到我的内心。想到小慧对我的痴情和因我而流的那许多的泪，我真是无限伤感无限思恋啊！而我心中有泪不能让小慧看见……

就在我对小镇最后的一望里，我看到了华子。

华子从怀里掏出 500 元钱，硬塞进我的手里说，我知道你身上没钱了，这点钱，兴许还能帮你点忙……

我知道华子和他哥的钱也都砸进去了。这 500 元钱是华子的所有了。他的哥哥没有供出我已经是有恩于我了。而在我身无分文的关键时刻，华子又倾其所有地帮我，让我心怀了一生一世的感动。

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。

满眼的泪是在我转身的那一瞬间掉下来的。我在心里说，华子，最危难的时候你帮了我，终有一天，我要报答你。



许多年里，很难重忆我是怎么走到瑞丽边境的。

一个离家出逃的人，心是荒凉而又落寞的，就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。一路上，我常常跟一些野狗狭路相逢，我们总是能从最初的敌视渐渐变成友好，我们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认出对方，看出彼此是一路的，然后互相礼让着各走各的道儿。

经过城市和村庄的时候，总能从某个角落里传出香港电视剧《霍元甲》的那首“昏睡百年，国人渐已醒”的歌，片子里的那种前面有刘海儿、后面长及脖子的“锅盖头”也流行于城市和乡村的年轻人中……

我经过一家乡村理发店的时候，也剪了一个“锅盖头”，在落荒中莫名地显示了一次流行。

夜里，住在廉价的小旅店里，总能在床头桌尾翻出由美女做封面、里边充斥着鬼魂、色情、奇案、秘闻一类低级趣味的书，而如我一般漂泊无着的人群，又有多少高级的趣味可言呢？只好以低级抚慰处在低级里的身心，然后翻身睡去。不求做个好梦，只是睡去，是“昏睡百年，从此别再醒”的睡去。

大年三十，除夕夜，我躺在瑞丽边境的一家小旅馆里，听着远近人家辞旧迎新的鞭炮声，嗅着窗外年夜饭的喷香，不禁泪流满面……

我思念母亲，思念故乡，思念小慧，思念华子，也思念故乡那条倒流的河水……而人生，倘若也能倒流，就会有无数人的人生被改写了。总说人生是一条河流，但人生真的是一条无法回还的河流啊！

故乡那条倒流的河或许暗藏着某种隐喻？它想诉说的又是什么？没